

华都

海外借

叶辛

作品

HUADU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华都

HUA DU

叶辛 /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都 / 叶辛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008-6747-0

I. ①华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2850号

华 都

出 版 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左 鹏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4.75

字 数 390千字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9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打这个电话以前，姚征冬考虑了很久很久，不是因为林月电台女主持人特殊的身份，也不仅仅是她的突然死亡，这些已被人渲染了又渲染，对他没多大的吸引力了。

深深吸引着他的，是林月死亡的地点——华都大楼。很多老上海都晓得，挨近外滩地区的这一幢华都大楼，已经将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，报纸上早有史学家在写文章，呼吁应该以何种形式，庆祝一下这幢大楼不同凡响的历史。

恰恰在这种时候，居住在华都大楼的林月却死了。

报纸上没有登，对林月的死宣传得有些过分的电台——也没有报道，可在社会上，却已零零星星地传出了一些消息，说她的死有些不同寻常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林月死前在华都大楼有一些预兆，一些颇费猜测的现象，甚至还有神秘。姚征冬都听说了，林月死前的头一个晚上，大楼里出现了一系列怪诞事儿，有人失眠，有人在家中突然发出惊人的尖叫，有人在过道和电梯间胡言乱语，还有人在走廊里梦游……总之，整座大楼都有异常反应。

打这个电话，姚征冬却又是一瞬间的决定，似乎一分钟以前他还在犹豫。鬼使神差地，就在一刹那间，他没费多大劲儿就翻出了名片，平时他的名片都放得很乱，可这一张名片却很快找到了。他依照名片上的电话，拨通了厉言菁的电话。

她在家，听清了他的要求，她出乎意料地表示了态。

“你要来坐坐我欢迎，像上次那样，”她爽朗地说，“要来华都大楼采访，我不赞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听说过么？”她好像马上就要说出什么来，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，“你来吧，来了之后我告诉你，都告诉你。”

于是他就和厉言菁约定了，第二天午后一点左右，到她的家来。

他到过一次她家，知道路怎么走。说一点左右，是怕万一路上塞车。现在的上海，塞车是常有的事。可实际上，第二天路上特别顺，午后一点还没到，他就来到了华都大楼对面的十字街头。他让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到加油站前面的金陵大楼附近，就下了车。

梅雨季节里的阴天，空气中仿佛有无数的烟尘在沸扬，气压有些低，让人感到郁闷。

姚征冬刚要过马路，一辆疾驰的助动车从他的面前掠过，惊得他往后退了一步。一退就不行了，自行车流潮水一般漫过来。他抬起头来，马路中央，轿车、面包车、小客车、出租车一辆紧挨着一辆，排成了长龙，铺满了街面，缓缓从他的身前驶过。车身巨大的公共汽车开过时，空气中隆隆作响，他感到脚下的地面微震微颤的。

警察的吆喝声和哨子声，从十字街头那边传过来。门面漆成红色的麦当劳快餐店中，人影绰绰，已过了午饭时候，柜台前仍站满了食客。鞋店门前的廉价柜旁，两个妇女在讨价还价。烟纸店里，买烟的顾客不知为什么在和女店主争吵。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边，站了四五个人，在等着打电话。一看他们的装束，就知道是外地来出差的，身旁放着几只装得鼓鼓囊囊的旅行袋。一个瘦削的女子，在他们前面，激动地抡着手臂，声嘶力竭地嚷嚷：“……不行，我的条件一点不能让。已经够便宜他们了，你告诉他……”

置身在这一派上海市井的喧嚣之中，姚征冬突然感觉到一点久违了的老上海的余韵。他觉得该平静一下心绪。环顾四周，路人熙熙攘攘地从自己身旁走过，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。

站在人行道边上，眺望对面那幢已显陈旧但仍十分凝重固实的大楼，他感觉有点滑稽与可笑，这幢名声赫赫的世纪之楼，比他原来想象的要矮小得多。重新涂过醒目的红色油漆的“华都大楼”四个字，也比他想象中的小多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在上回第一次看到它之前，他感觉中的这四个字要气派得多、豪华得多。

姚征冬看了看表，等一个红绿灯，他和厉言菁约定的时间到了。他办任何事都喜欢准时，不愿迟到。

他穿过马路，走进了华都的大门，天天开关的足有三人高的大门，门框、门沿的油漆都已剥落了。高处的几块门板，还裂了缝。

大门只开了半扇，没开的那半扇后面，不规则地停着几辆自行车。门厅的墙上，凌乱错落、高高低低地钉着大大小小的木头信箱，仿佛在显示大楼内各家各户不同的个性。

电梯正在上升，指示灯指着七楼的位置，姚征冬不想等了，迈着稍显局促的步子，往楼梯口走去。

上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坐电梯上去的。那是个雨天，电梯内放了一只塑料桶，专供客人放雨伞的。

林月的丈夫不愿接受姚征冬的采访，林月的父母姐妹忍受不了丧失亲人的悲痛，离开上海，到外地去了。姚征冬要完成关于林月的采访，很自然地想起了厉言菁，她就住在华都大楼，一定会对名声很大的林月有所了解。

但她为什么不赞成他采访和林月有关的话题呢？

旧社会留存下来的、上海外滩地区的八十多幢大楼，几乎都是这一格式。底层一律是车库，而一楼在二层，二楼在三层。厉言菁家的 305 室，实际在四层楼上。

据说这是最早在上海盖楼的洋人定的规矩。

大楼的楼层很高，一口气上到四层楼，等于一般楼房的八层了，姚征冬有些气喘。他伫立在楼梯口，歇息片刻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径直走到 305 室门口，摁响了门铃。

有细碎的脚步声传出来，先是里面那扇木门被打开了，继而门帘被掀了起来，粗铁丝编织的网格门后面露出了厉言菁的笑脸。她笑的时候，那张俏丽的脸顿时倍添了几分妩媚。每次见到她，他都觉得她要比照片上动人得多，细细端详她照片的时候，他会感觉有这儿那儿的不足之处。见到她本人，这些不足之处全都不存在了。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，神采焕发的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。

姚征冬走进门，看到门口有拖鞋，他询问地瞅着她，她摆着手说：

“不用换鞋，不用。”

她说话的神情似有些不耐烦。

他随着她走进里屋，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典雅的、在上海很少能闻到的幽香。她走到长沙发边上，指着沙发一端，示意他坐在那儿。

他在沙发上坐下，一眼看到隔着茶几端放着一把藤椅。上一次来，他也

按她的指令，就坐在那把藤椅上，而她则坐在长沙发上织毛衣。他们远远地相对而坐，找出话来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，都有一点拘谨，都有一些不自然。这样讲话很累，他端详着她家中的摆设，注意到墙角一侧的那架有些年头的钢琴，琴边有一套小小的音响，他的目光在窗户边她的那张放大的彩色照片上停留了片刻。他问她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，她笑了一下说两三年前在复兴公园的大草坪上拍的，现在比那个时候又老了几分吧？他说一点不老，看上去就像三十出头，她笑出声来，说你在恭维我了，有这么年轻就好了。他说我恭维你干什么呢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她说那我信。他分几次喝完一杯茶，就告辞离去。她客气地送他到门口，要换鞋送他下楼。他说不用送下去了。她不再坚持，伸进皮鞋的那只脚又缩回拖鞋里去，一下子没站稳，向他这一边倒来。他及时伸出手扶住她，她朝他抱歉地一笑，顺手拉开了门，邀他有空时来坐。

从打开的门里拂来一阵轻风，他也曾嗅到她身上那一股雅致的幽香，和今天他嗅到的一样，很好闻。

自那以后，他没有再来过。不过这中间，他们还有过一次接触，偶然的出乎意外的接触。

他接到社会学杂志社寄来的一张电影票，随票附着一张打印的文字说明，在影城四楼的小厅，放映两部最新的外国电影。他恰好有空，就去看电影了。走进小厅的时候，他以为会遇到社会学杂志社的很多熟人。谁知影片即将开映，小厅里寥寥落落的，也没几个人。就是持票走进来看电影的那些人，也都是二十出头、成双成对的情侣，一坐下就是一股卿卿我我的亲热劲儿，有的还旁若无人地接吻。见到这情形，姚征冬不由得十分感慨，想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中后期，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初期，能拿到一张内部参考电影票，那简直是一件大事，是一种身份的显示，谁也不肯轻易放弃的。可现在，无论是小厅先期放映的翻译片还是单位上选看的优秀影片，票子发出去，影院里常常是一大半位置都空着。世风真的在不知不觉间变了！

广告片放完的时候，姚征冬转脸一望，他坐的这一排，竟然只有他一个观众。他暗自笑了一下，心里说，下一回，真该给杂志社的主编说一声，千万别再请客看电影了。

电影正式放映时，一股雅致的香水味儿飘然而至，他的身旁落座了一位

女士，他转过脸去，是她，厉言菁，怎么会这么巧。他主动向她点头，轻声说了句，你迟到了。她解释般说，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。哎呀，看电影的人怎么这样少？我还以为，单位发的票，都要来看的呢。言下之意好像是，早知可以不来，我也就不来了。

于是他俩静静地坐着看电影。第一部是间谍片，情节很紧张，有追杀、打斗和情爱，看得人一颗心自始至终都悬着。

影片结束时，姚征冬听到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轻声说：“下一部还是这种片子，我就不看了。”

“不喜欢看这类片子？”姚征冬问她。

“是的，太紧张了，我不喜欢。再说情节也太假了，那个男主角，简直是无所不能。”

“电影嘛，本来就是假的，你没听说过，电影制片厂，可以改名叫电影片（骗）子厂。”

“这话谁说的？”
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江青就说过。”

“那么你呢，觉得好看么？”

“我觉得好看，消遣嘛，也是一种休息。”

“你吃话梅么？来，吃一颗。”她朝着他捻开一只小瓶盖，他从她的小瓶子里取了一颗话梅咀嚼着。味道又香又甜。

第二部电影开始了，是原版片，没有翻译过来，也没打字幕，对话全是英文。姚征冬抱怨地咕哝了一声：“怎么放一个没翻过来的电影？”

一开头，他看得有点累，不过意思基本上能看懂。

影片叙述了一位出身贫穷的纯情姑娘，意中人和她的地位悬殊，爱上她的人虽然也有钱有势，可她却不爱他，死也不肯嫁给他。可她还得活下去，迫于生计，姑娘只能追随她的母亲，步入风尘。初涉妓院前，曾是过来人的母亲把自己的感受、体会和经验一点一点教给她。她很快成了一个名妓，恰恰在这时，想娶她的人出现了，要她提供服务，而她心仪已久的意中人也来了，走进了她的生活……

也许是他一开头的嘀咕，影片一有对话，厉言菁就主动侧身过来翻给他听。为了不影晌前后排的观众，她挨近他的身边，翻得声音很轻，他把头凑

过去，才能听清她的话。她呢，也不时地转过脸来，凑近他耳边说。幽暗之中，她的发梢不时地触碰着他的额头和脸颊，她身上那股好闻的幽香气息，几乎包围了他。

翻着翻着，有时影片里明明在对话，她又闭嘴不翻了。剧情使然，片子里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画面，有不少象征两性关系的镜头，有许多谈情说爱的对话、调情的话，还有不少令人敛声屏息的裸体镜头。银幕上在说话，说得很衷情热烈、很投入，她却一句也不翻出来。

每当这时候，姚征冬会情不自禁地用自己的眼角瞅瞅她。她呢，正大睁着眼睛，盯着银幕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他不好意思问，他们在说些什么。

视觉效果强烈的激情戏过后，他只能连猜带想象地看懂一半，不由得有些遗憾。

黑暗中，她的手伸过来，往他的手里塞了一块口香糖。他接口香糖的时候，无意中拉住了她的手，他有些惶恐、有些不安。她没有挣脱他的手，反而让手在他的掌心里停留了片刻，她在她的手背上极有风度地轻轻拍了两下，表示道谢。

她低低地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客气。”

电影结束了，灯亮起来，他们双双站起来，她有些不自然地环顾四周，感叹着：“呀！编辑部的人，一个也没来，都把票送人了。”

姚征冬点点头，礼貌地说：“谢谢你，给我翻了那么多。”

他看到，她的脸色绯红绯红的，像喝了酒一样。她解释般地说：“你知道，外国电影里的很多话，写得太直露了，不好翻。”

他表示理解，一起下楼走出影城时，他问她，她的外语为什么掌握得如此熟练？她说，她和家人正在申请移民去美国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学，进英语补习学校，还天天听英语磁带。

他说真想不到。也不知说的是想不到她要出国去呢，还是想不到她的外语水平如此之高。

走到公共汽车站，他们互相告辞了。但是这次偶然的相逢，一下子大大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，姚征冬对她有了一种特殊的难以言说的感觉。当想到要采访和林月之死有关的题目时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她。甚至毋宁这么说，他之所以那么爽快地答应人家的约稿，就是因为可以借此接触到厉言菁。

今天，他又一次来了，她请他坐在沙发上，他猜她一定会坐在藤椅上上了。

她给他冲了一杯咖啡。他说他想喝茶。她笑着说喝完咖啡再喝茶吧。为让他喝咖啡，她又解释般加了一句，这是牙买加的蓝山咖啡，很香很醇的。说话间神情自然地在他的身旁坐下，就坐在长沙发的中央，坐得离他那么近。像前些天无意中坐在一起看电影，近得他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气息，他对这一股气息已经不陌生了，这是一股温馨的气息，女性身上特有的诱人气息，典雅而又清香。

那一次他们杂志社所属的机关里教跳舞，他正好去送稿，编辑就约他下楼一起去看看。

他不置可否地去了，特意从舞蹈学校聘请来的专业老师讲授完规范动作后，就要求大家当场演练。

到底是舞校来的老师，带来的舞曲特别适宜练习。

一对一对舞伴兴致勃勃地随着音乐旋转开了，会堂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。唯独他，因为是客人，约他下楼的编辑自己也是个舞盲，被一位舞蹈老师逮住了正笨拙地学呢。

他孤零零地站在一旁，有一股被冷落的感觉。他乏味地四顾，意外地发现，厉言菁竟然也是一个人，没有人主动邀她跳舞。他很快明白了，如果说他是陌生人，和大家不熟悉，那么她则是长得太漂亮了，这些刚在学的男士没人敢贸然上前邀她。

正在忖度着，她走近他的身旁，向着他一伸手邀道：“跳么？”

他受宠若惊地当即站了起来，和她初跳时，他就感觉到了她身上的那一股中年女性特有的素馨气息。而让他感受更为鲜明的，是她跳得甚好，不是一般的善跳，而是全身心似会飞起来一般的轻盈自如。他只会一般的三步四步，而在和她跳的时候，他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，一点负担也没有，他跳得信心倍增，游刃有余。自我感觉也特别好。记得她当时还说过，跳舞就是图个轻松自在，都像舞蹈老师要求的那样跳出国际标准，一板一眼，谁还跳啊。

他完全赞同她的观点。

可以说，正是从这一次开始，只要他去社会学杂志编辑部，他就会有意

无意地注意她，眼角瞥向她坐的那个位置。

“你怎么会想到采访这件事的？”她侧转脸来问他，“电台、报纸，对林月的死说了那么多，你还要来凑这个热闹？”

“正因为媒体炒作得很凶，连外省市的报刊也注意到了。”他说，接到外地一家名刊主编的电话，让他无论如何写一篇报道，刊物给留着头条位置。不因为对方是主编，也不因为在这家刊物发头条，可以得一万元稿酬。主要是因为这位主编是多年的朋友，他们那里举行笔会，两次都邀请了他，又是游山玩水逛名胜古迹，又是请他去省社科院社会学所讲课，招待得十分热情周到，现在人家托上来了，实在是无法推托。

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情，他还补充说，几年之前，上海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市的案子，一个旅行社的老总，在上海很有知名度，前途一片辉煌灿烂，竟然亲自伙同司机杀了他多年的情人。报纸杂志也曾炒作得很凶，有人也约他写一点更深层次的东西，剖析一下这个案子。他没写。

如果是在电话中，他是不会这么说的，尤其是关于一万元稿酬的话。可一坐在她的身旁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他坦然地把一切都告诉她了。而且由此生发出去，讲到其他的事情。那一次跳舞以后，也真叫巧，他在又一次到编辑部来的公共汽车上，碰到了她，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，就交谈起来，下了车一路闲聊着走进院子，他自己也奇怪，面对着她善解人意的听得十分专注的目光，哪怕说的是最平常的事，他也对她十分坦率。也正是在那一次，他们互相之间交换了名片。要不，也不会有他对她家的第一次拜访。

“那你写吧。”她表示理解地瞥了他一眼说，“关于林月，上海的报纸、她工作的电台，已经发了那么多消息，你剪裁组织一下，就够你写的了。”

“答应了人家，我就想写得不一樣。”他双眼凝定地望着她说，“你和她住在同一幢楼里，就不能和我谈一点外界还没报道过的东西？”

她神情淡漠地摇头：“我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在电话中，你不赞成我采访，”他想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话题，“好像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？”

“我没什么要说的，真的。”她垂下了眼睑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哪怕是像她那样的名女人，已经死了，我想她最需要的是安静。还需要兴师动众地请你这样的大名家去写她么？”

她话里的意思，他听明白了。

“可我听说了好些议论，神神秘秘的。”他仍不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，不由带些焦急地伸出手去，一把逮住了她的手说：“你长期住在华都大楼里，一定有话说的，你在电话里已经说了，我来了会告诉我……”

她受惊地想要缩回手去，他把她的手抓得紧紧的。她举起手来想要挣脱，他不让她挣扎，使劲儿地把她的手往自己的身前逮。一来一往，她手上的温暖传递到他的手上，他更不愿放开她的手了。她有些慌张地支身站起来，可没等她站稳身子，他逮的力量太大了，她一下子失去平衡，倒在他的怀里。

一切发展得很自然，一切又来得那么突然。

他顿觉不安地扶住她的双肩，她在他的怀里试探地仰起了脸，愕然而又委屈地瞅着他。天哪！她那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似恐惧又似期待地瞅着他，那么羞怯不安、那么惶惑迟疑、美丽惊人的目光，简直要穿透他的灵魂。

他朝着她的脸俯下脸去。

她把脸转了过去。

他顽固地想要把她的脸扶正过来。

她是那种独特美丽的女人。

她的独特就在于她的生动。

美丽的女人都有一双动人的眼睛，那一双撩拨人的眼睛往往让人心生摇曳之感。而她除了一双眼睛之外，笔挺秀巧的鼻梁下，还有两片诱人的嘴唇。她的嘴唇每一努、每一掀、每一噉，配上那一对明眸和长眉的耸动，顿时给人以风情万种的感觉。姚征冬这会儿那么近地瞅着她，感到她仿佛要哭了，却又发现她的脸上荡漾着笑意。

他趁着她的脸上刚泛出甜美的笑容，在她的唇角上惶惶地吻了一下。他正想看她灿烂的笑容时，她的眼睫毛眨动了几下，扑簌簌滚下了泪来。

姚征冬整个儿慌了，不知所措地瞅着她，她的神情显示出并没有反感他的举动，他动情地俯下脸去，久久地深吻着她。一边吻，一边轻柔地拭去她脸颊上的泪珠。

他对他的吻有了回应，他感觉到她也在回吻自己了，于是想把她在怀里抱得更紧一些。

哪知他的手一伸过去，一下子触摸到了她光滑柔嫩的胸部。他的眼角扫过去，原来，她的上半身舒展地倒在他的怀里时，窄小贴身的夹衫掀了起来。他把掌心张开，手指尖即刻触碰到了她隆起的乳房。

她惬意地轻哼了一声，向他更靠近一点，他的手摸着了她戴着胸罩的乳房，他的手停在那里，不动了。她突然张开双臂，以一个快捷的动作，搂住了他的脖子，遂而噘起嘴，热辣辣地吻着他。

一阵狂喜掠过姚征冬的心头，这么说她也是钟情于他的。他轻柔地一把一把抚摸着她的乳房。

她轻声哼哼回应着他的抚摸，奔放狂热地吻着他，神情又专注又贪婪。

姚征冬只觉得自己的脸上印满了她湿漉漉的吻，他睁开眼一看，她的脸颊上满是泪，鼻尖下淌着清亮的涕水也一下一下地擦在他的脸上。

要在平时，如果什么人的鼻涕水抹拭到自己的脸上，姚征冬定会十分厌恶。可奇怪的是，此时此刻，他深受感动。他明白了，厉言菁对他动的是真情。要不，她绝不会兴奋到失态的地步。

她留神到了他的目光，顿时察觉了自己的忘情和失态，她嘀咕了一声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这是怎么了。”

说着，随即慌乱地伸手抓过一张餐巾纸，抹拭去涕水和眼泪，又动作敏捷地连连连了两下，凑上前来，小心翼翼地为姚征冬拭去脸上涕泪的印迹。

这一连串亲昵的细小快捷的动作，一下子拉近了他们感情上的距离。拭净以后，她的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左右轮流地抚摸着他的脸颊，遂而又低下头来，主动地深吻着他。

他明白了，像自己内心深处总是涌起接近她的欲望一样，她的心里对他也是有所期待的，至少她的内心深处也是喜欢他的。他的手推开了她戴得不紧的胸罩，舒展开手指，抚摸着她圆润的乳房。

他抚摸着她的那一瞬间，她喜悦地轻叹了一声，紧紧吻着他的嘴唇松开了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继而以一个更为热烈的动作，转过半边脸来吻着他。一边吻着，她的嘴里一边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满足而又激励般的嗯嗯声。

这阵哼哼使得他全身心涌起一股欲望，他撩起了她的夹衫，垂下眼去似要窥视她的胸部。

她昂起了脸，托起他的下巴，不让他往她的胸部瞧，两眼朝他眨动着，悄声清晰地问：“你喜欢我？”

他点头：“我爱你。”

一片喜色从她脸上掠过：“为什么会爱？我们不过偶然相遇看了一场电影，跳了一次舞，聊过很有限的几回。”

“你可爱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你身上一切的一切，包括你一展眉毛，一闪眼波，一甩手，还有走路的姿势，脸上的神情，还有你说话的语气，你的舞姿，都可爱……”

“真的么？”她的语气里透着惊喜。

“真的。”他想说，第一次和她跳舞的时候，跳着跳着，他真想把她轻盈如燕的身子抱起来。但他没说出口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：“可你并不了解我。”

“你不就在杂志社工作嘛。”

“我不是编辑，也不是记者……”她有些委屈地说着。

“那你负责什么？”

“拉广告。”她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注视着他，“而且就连这可怜的活，也不要我做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完不成指标，下岗了。”她勉强笑着说，“说来你也许不信，我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完成指标了。”

他虽觉得愕然，但旋即就从她的神态中感觉到了，她非常在乎这一点，他坦然地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有关系，和你这个社会学界的名人比起来，我就是个彻底的小人物。”

“亏你想得出来，小人物，还彻底的。”他笑了，“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爱情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”

“说不上来，”他坦率地摇着头，“爱，有时候是很盲目的。我只知道，就是那次跳舞之后，你的身上，有一种无形的吸引着我的东西。”

说话间，他又想去吻她，她把一只小小的手掌对着他，一边挡他一边用

手指捉住了他的两片嘴唇，竖起另一只手的食指，一偏头说：“我想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你没说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你妻子离你而去，好久好久了。”

他不觉一怔，这是他的心病，他嗫嚅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编辑部里，人家都在传。说你妻子去了加拿大，提出与你离婚。你的态度……嗯，是真的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神情黯然地一点头，尽量想使语气平静一些，但发出的声音却还是沮丧的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听说起先她是要你去的，是你执意不去，她才提出离婚的。人家都说，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国家。”

他望着她关切的眼神，摊开一只手说：“你想，我是一个社会学家，研究的是中国当前的现实生活，离开了中国，我的学问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们不该讲这些。”她主动地安慰一般向他挨近过来，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，她整个秀雅玲珑的小巧身躯蹲在沙发上，只要稍一扳动她，她就会整个儿倒在自己的怀里。

他轻柔地吻她，她像懂得他的心思一般，让他吻了左边脸颊，又主动把右半边脸颊送过来。

他搂过她来，撩起她的夹衫。她蹲直了身子，主动掀起了夹衫，露出了一对娇小挺拔的乳房，说：“嗯，给。”

他惊喜地望着她微微颤动的乳房，乳晕小小的，乳头像两颗亮晶晶的豆子，似乎从未哺乳过婴儿。他的手托起了她的一只乳房，激动地低下头去亲吻着她另一只乳房。他先吻着她柔软的乳房边缘，继而含住了她的乳头。

他感觉到她的手伸进了他的颈项，不住地抚摸着，他耳朵里听到了她长长的呼吸和叹息。她的身子不安分地扭动着，一会儿伸展得直直的，一会儿又佝偻起来，她的手扩大了在他身上抚摸的面积，速度也在加快，她的呼吸和叹息变成了呻吟和呼叫一般的哼哼。她的两只手拉住了他的皮带，笨拙地抓弄了几下，解开了。

他仍俯首在她的酥胸前，嗅着她身躯甜美体香的醉人气息，执着地轮番亲吻着她的两个乳房。

她的手伸进了他的腹部，在他的肚脐周围轻轻抚摸了几下，又温暖又柔和，遂而，出其不意地伸到了他的两腿交叉处。

一阵舒适感顿时弥散到他的全身，身躯里波涛一般掀起了热潮，他长长吁出一口气，仰面倚在沙发上，合上了眼睑。

她的手刚一触摸到他的那儿，他就轻叹了一声，只觉得刹那间变得柔若无骨般轻软。她每摸一下，他就感到一阵快慰。

她敏捷地撕开他的拉链，双手逮住了他的裤子，重重地往下一扒拉，丢在一边茶几上。

他完全暴露在她的面前。

“哇！”她惊喜地发出一声轻轻的欢叫，两只手唯恐伤着什么似的轻轻地搓动着他的下腹深处。

他微启双唇，畅快地发出一声粗重的呼吸。一阵一阵的愉悦和快感向着全身播散。他觉得自己仿佛躺在平整细腻的沙滩上；温柔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拂过他的全身。太阳的光照得太强烈了，他合上的眼睛张开了一条缝，只见她的双眼圆睁，瞪得雪亮，正惊愕而又狂喜地欣赏着他的身子。

左右环看了一遍，她翻起眼皮来羞怯地偷窥着他，他赶紧合上了眼睛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更大的一波快感传递到他的腹部，传遍他的全身，他不由自主欢畅地哼出了声。

她亲着他，轻轻地，柔柔地，却又是贪婪地。一边亲吻，她的双手一边来回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大腿根部。

他发自肺腑地吐出阵阵喘息，声气不由得越来越大。

她亲吻得有力了，随着她有节奏地亲吻，他不由得支吾出了声：“哦，你要把我的魂都亲飞起来了。”

她扑到他的身上，凑在他的耳畔说：“我的爱液滴出来，下面都湿了，湿透了。”他激动地把她拦腰抱了起来，她的双脚勾住了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的脸上，说：“来，抱我到床上去。”

他抱着她，绕过茶几，一步一步走到床边，放她躺在床上。她舒展着身子，四肢放松下来，示意他躺在身边，利索地退去了裤子，扳过他的身子带点局促地说：“来，快来，快一点。”

他没费什么劲儿就进入了她的身体。正像她说的，她的下面滋润滑爽，

他进去的时候，她快活地吼了一声，两只脚支得高高地晃了几下，牢牢地勾住了他的腰肢。她的双手捧住了他的头，张嘴就咬住他的双唇，一边狠狠地亲着，一边嘴里轻轻地胡乱号叫着，整个脑袋不住地摇晃。

自从妻子到了加拿大，他已经好久没接触异性了，他感觉到的是久旱逢甘霖一般的快慰和舒展，况且她表现得热烈而又主动，这是他的妻子从不会有的。他显得太激动了，也太紧张和激烈了，他真想能控制住自己，节奏放慢一点，但是不行，只感觉像骑在一匹快马上沿着山坡往下冲时那样，他一点也刹不住自己，只抽动了十几下，他就把自己整个儿交给了她。

她叫了起来，两手紧紧地抱着他，娇小的身子耸起来迎接着他，一张俏丽的脸快活得变了形：“噢，再给我一点，再给一点，啊……”

他感觉到了她身子的颤动和体内的痉挛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这是头一次，他总算让她感受到了欲仙欲死的高潮，他的表现还差强人意。事实上，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，只是今天太仓促、太没思想准备，也太慌张了。

他支身坐起来的时候，还怕她感觉不满足，她终究是过来人啊。

他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他真的没想到事态会这样子急转直下，发展得如此之快，他来的时候没这样想过。

她在轻轻推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回过头去，朝她俯下身去，她的眼神告诉他，她是怕他不悦。看到她额头晶亮的汗，泛着光泽的双颊，一脸的满足神情。他凑近她耳畔抱歉地说：“我、我是不是做得不大好……”

“你已经够好的啦。”她坐起身来，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别说今天我的感觉好极了，就是没这回事，我们也该高兴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重要的是我们相爱了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让她挨近自己坐着，用手搂着她说，“现在，我们都这样了，你更该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赞成我写林月？”

她向着他转过脸来：“你真的不明白？”

姚征冬摇头：“这么多人写过她，我写写她又怎么了？”

“她的死不一般，外界都盛传她是自杀的，其实死因中有猫腻……”

“什么猫腻？”